弁服釋例

弁服釋例卷五

興化　任大椿

皮弁服下

皮弁重於朝服

雜記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疏爵弁受於內霤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旣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

弁以鹿皮淺毛爲之天子諸侯孤卿大夫會中玉璂與韋弁同天子諸侯玉笄象邸大夫象笄象邸士象笄與爵弁同

顧命四人綦弁傳綦文鹿子皮疏鄭元云靑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色孔以爲綦文鹿子皮各以意言無正文也

淇奧會弁如星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
似星也疏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
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
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此云弁武公所服非爵弁是
皮弁也皮弁而言會與弁師皮弁之會同故云謂弁之縫
中也弁師上云玉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
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
男璂飾五玉亦三采武公本畿外諸侯入相於周自以本
爵爲等則玉用三采而璂飾七故云飾之以玉皪皪而處
狀似星若非外土諸侯事王朝者則卿璂飾六大夫璂飾
四諸侯卿大夫各依命數並玉用二采

鳲鳩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騏當作璂以玉爲之疏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引此詩云其弁伊綦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綦飾七子男綦飾五玉用采如彼周禮之文諸侯皮弁有綦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騏知騏當作璂以玉爲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玉璂而無綦文綦文非所以飾弁箋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綦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不破騏字爲玉綦者以顧命之文於四人騏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騏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

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璂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之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無玉璂之飾故知顧命士之騏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璂玉之皮弁矣禮無騏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使士服此騏弁執兵衛王非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騏當作璂

玉府共王之服玉珮玉珠玉注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疏弁師又有皮弁韋弁冠弁亦皆十二玉故云冠飾十二玉也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注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

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疏云謂會如大會之會漢歷有大會小會之語取會聚之義故爲縫中又云璂讀如薄借綦之綦綦結也者漢時有薄借綦之語故讀從之亦取結義薄借之語未聞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者天子以十二爲節約同冕旒也引詩會弁如星者衞詩彼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與經義合故爲證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者璂既爲玉又得爲結義得兩合耳云邸下柢也者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爲之而

掌其禁令注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疏此文旣承諸侯之下故鄭以爲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也

士冠禮皮弁服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

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注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故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又云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

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是也士不得有韋弁辨見韋弁服

左氏成二年傳楷有翰檜注翰旁飾檜上飾疏詩云會弁如星鄭元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際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知此檜亦在上

左氏傳二十八年傳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注弁以鹿子皮爲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

孟子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注皮冠弁也疏案士冠禮注云皮弁以白鹿爲之象上古也禮圖云以鹿皮淺毛

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皮弁以田故也

案漢書外國王皇后傳賜皮弁素績師古注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蓋本釋名兩手合抃之義甘延壽傳試弁爲期門師古亦注曰弁手搏王莽傳子甚弁焉師古注曰弁撫手也然則拚手之拚通作弁冠形如合手故名弁也

又案弁師玉璂注讀薄借綦之綦綦又作騏故顧命釋文綦本作騏詩鳲鳩疏引顧命亦作四人騏弁又作瑧詩其弁伊騏箋曰當作瑧說文瑧璂重文而璂瑧又與騏綦通故鄭於詩以瑧破騏於周禮以綦破璂璂瑧綦三字義相近騏則假借字耳東京賦珩紞紘綖玉笄綦

會李善注引鄭元曰會縫中綦讀如綦綦謂結於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會綦之從絲璂璂之從玉以絲貫玉故也然則會弁如星言會而璂可見其弁伊騏言綦而會可見也弁師先言會而後言璂言會中有璂也東京賦先言綦而後言會言綦飾於會也又攷弁師注必讀璂爲綦綦者漢書楊雄傳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爲綦班婕妤傳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師古注曰綦履下飾內則屨著綦注綦屨繫廣雅其紟謂之綦曰繫曰紟皆可以貫結者也盡履下以絲貫鉤謂之綦弁上以絲貫玉亦謂之綦鄭注薄借綦陸佃謂鄭不借綦（惠氏禮說亦同）以履綦之綦通綦之義則知

璂之當爲綦亦取義於貫結也

又案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注引詩云會弁如星釋文會亦作璯隋志引詩亦作璯弁如星璯雖從玉亦與會同義攷儀禮士喪禮鬠笄用桑疏以髻爲會取以髮會聚之義左氏成二年傳棺有翰檜疏引會弁如星之會訓檜字訓檜爲際會之處昭十一年傳衣有襘注襘領會說文䯤骨擿之可會髮者从骨會聲詩曰䯤弁如星說文訓會弁之會作骨擿雖與鄭異而以䯤爲會髮則亦取義於會也凡此以會爲聲聲多兼義故知璯弁之璯亦以會爲義也攷釋名以皮弁爲合手之形下廣上銳其制當取鹿皮一幅分解之每片廣頭向下狹頭向上

片片縫合自成合于鋭頂之狀縫中曰會蓋皮之分解者必以箴功會合之也戰國趙策鯷冠秫縫注秫綦鍼言女工之粗史記趙世家作却冠秫絀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縫絀亦縫紩之別名秫者綦鍼也此言其女工箴縷之粗蓋以冠無論精粗必有箴縷之迹於其有箴縷之處飾以綦玉則不見箴縷矣故不特皮弁有璂卽凡冠弁皆當有璂也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箋古者素絲以英裘然則皮弁之縫亦線縷爲之與裘暑同縫中線以絲組飾之弁縫中線以璂玉飾之其義同也又攷弁師注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

說曰以組束髮及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為膾然則會檜膾通為一字司農訓膾為組束髮與許氏訓膾為骨擿不同叔重以會弁如星為骨擿如星於比象既不合司農以會為組束髮亦與皮弁無涉也

又案後漢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三禮舊圖謂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為之高尺二寸晉志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為之禮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玉邸玉笄其縫中名曰會以采玉朱為璂璂結也天子五采采諸侯三采天子則縫十二公侯伯七子男五孤四卿大夫三全本弁師注隋志弁之制五經通義高五寸前後玉飾詩云璯弁如星蘧巴曰以鹿皮

爲之通典大業中所造通用烏漆紗前後二旁如蓮葉四閒空處又安拳花頂上當縫安金梁梁上加璂天子十二璂珍珠爲之皇太子及一品九璂二品八璂下六品各殺其一以玉爲之六品以下無璂後制鹿皮者以賜近臣大唐因之以鹿皮爲之玉簪導十二璂餘制同隋自一品至五品以上皆有璂自六品以下無璂則大夫有璂士無璂之遺制也惟隋爲蓮葉拳花之形則有邊葉矣殺論語素衣麑裘皇侃義疏云皮弁以鹿皮爲弁形如今祭酒道士扶容冠而無邊葉也據此則皮弁不得有邊葉又以烏漆紗爲之尤乖古制至唐六典載皮弁服朱衣及絳紗衣則全易皮弁素服之舊矣

又案三國魏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傅子曰魏太祖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晉志作帽宋志作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於是皮弁變而爲帽帽之形仍象皮弁特變皮爲縑帛故云簡易耳

又案隋志皮弁之制禮圖有結纓而無笄導少府少監何稠請施象牙簪導詔許之弁加簪導自茲始也彼笄天子諸侯以玉大夫以下用象此皮弁概以象爲簪導雖不盡合乎古而猶不失士冠禮皮弁笄之遺制又彼通典大業制一品至五品犀簪導六品至九品象簪導則與隋志所云惟弁用白牙笄導又異焉

又案初學記載魏臺訪議郎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如

魏武帝所作弁柢據此則邸在弁下有周緣之形其象冠之有武縱賈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不特與魏臺訪議不合卽注亦明云下邸則邸在弁下明矣賈疏以爲在頂上亦與下邸二字迕攷爾雅釋器邸謂之柢郭璞注根柢皆物之邸邸卽底通語也疏謂凡物之柢必在底下因名云也釋言又曰邸本也郭璞謂根本故羽本謂之翮郭注亦云鳥羽根也根柢皆在下之稱賈疏謂邸在弁之頂上何解於邸卽爲底也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著四圭一玉俱成此象邸周緣弁下爲弁之邸與璧爲四圭之邸名義正同

衣用十五升布素積素韠大夫以上素帶士緇帶與爵弁同

鳲鳩其帶伊絲其弁伊騏傳騏騏文也弁皮弁也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疏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弔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惟皮弁是諸侯視朔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舉其常服知是皮弁也

司服注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疏知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者案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士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

襞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疏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者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卽此文之等是也畫繢言素者謂白色卽論語云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檀弓云奠以素器之等是也是以鄭云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也知皮弁之衣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然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餘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不並言也惟喪服裳幅三袧有數耳云其色象焉者謂象皮弁之色用白布也

士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

聘禮裼降立疏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皮弁亦天子朝
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布亦同素積以爲裳
士喪禮皮弁服注其服白布衣素裳也
月令衣青衣疏皮弁白布衣
王制制三公一命卷疏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
爲裳
玉藻注皮弁服皆素韠疏云皆者君與大夫士皮弁皆然
雜記皮弁一疏十五升白布爲衣素積爲裳也
論語素衣麑裘皇侃義疏身著十五升白布衣素積裳而
頭著皮弁也
左氏成三年傳服改矣疏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

以爲裳

案敖繼公士冠禮注謂皮弁亦以素絲爲衣與裳同今攷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注謂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白虎通曰要中辟積釋名素積素裳也辟積其要中使踧因以名之也故經文素積專謂裳不兼衣也繼公謂皮弁以素爲裳竝以爲衣卽於士冠禮經文積字不合亦特牲皮弁素服而祭注素服衣裳皆素文王世子公素服不舉注素服亦皮弁矣疏謂衣裳皆素蓋大蜡爲送終之祭故衣裳皆素公族在辟公爲之變皮弁服衣不用十五升白布而用素惟此二事爲變禮服亦服素衣裳司服加以元端素端素端卽素服也均

於凶災服之皮弁爲天子常朝諸侯視朔之吉服其衣

裳不應同於素端且郊特牲及文王世子曰素服不曰

素積則以服字統括衣裳故注疏以爲衣裳皆素士冠

禮明云素積不云素服而繼公以素服之義解之由於

經文不遂字求之爾

又案史記禮書曰皮弁布裳改素積以素絲爲裳而禮

書云布裳與禮制未合史記因衣用白布而謂裳與衣

同繼公因裳用素絲而謂衣與裳同其失均也又案爾

雅裳削幅謂之纀注削殺其幅深衣之裳自冕弁服至

元端皆爲帷裳前三後四不削幅也若不襞積則一丈

四尺之要中何以稱體乎故自深衣外無不積之裳漢

書孝平王皇后傳賜皮弁素積師古曰素積謂素裳也
襞字或作襀積謂襞襀之若今之襵爲也攷雜記注如
今袿袍襈重繒矣玉篇襈重繒也蓋襞積之縫與喪服
之袧同皆屈攝裳幅內外重疊其象近於重繒之襈唐
六典訓襈爲垂裾別爲一義師古以襈喻襞積特取重
繒之義非誤以積爲垂裾惠氏非之但知其一耳司馬
相如傳子虛賦襞積褰縐又曰紆徐委曲鬱橈谿谷張
揖曰襞積猶簡齰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茀鬱
有似於谿谷也師古曰襞積卽今之帬襵古所謂皮弁
素積卽謂此也言襞積文理隨身所著或褰縐委屈如
谿谷相如此數語已盡襞積之狀師古以襵訓積襵卽

積之轉也埤蒼襵韏衣也通俗文曰褆緹曰襵字林襞韏衣也襵訓韏韏訓襞卽所謂襞積也釋名輒複也重複非一言之也故襵輒義亦通士昏禮記納徵執皮攝之注攝猶辟也謂中屈其皮而疊折之也義亦與襵通檀弓置翣注以布衣木如攝與卽國語屏攝之攝也則攝卽襵也楚詞哀時命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袪挂於榑桑王逸注攝葉儲與不舒展貌洪興祖補注曰攝之葉反曲折也惟曲折故不舒展卽襞積也廣雅僷爕襞襵宛撋韏結詘也僷爕之爲襞積猶攝葉之爲襞積也襵輒僷爕攝葉皆一音相轉其義皆通於襞積也呂氏春秋仲秋紀冠帶有常高誘注皮弁服者鹿皮冠素幘也

古皮弁無幘則幘爲積之誤

天子諸侯白舄青絇繶純大夫士白屨緇絇繶純純博寸

屨人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注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素積白屨緇絇繶純又曰青絇者王白舄之飾疏青句者與王及諸侯爲白舄之飾又曰云素積白屨者皮弁服素積以爲裳故白屨也云緇絇繶純者亦飾從緇次也又曰白舄配韋弁皮弁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疏鄭志韋弁衣以韎皮弁衣以布此二弁皆素裳白舄

司服疏以其屨從裳色天子諸侯白舄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故也

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注魁蜃蛤柎注也

聘禮裼降立疏云皮弁亦天子朝服又曰白舄臣用白屨也

士喪禮夏葛屨冬白屨皆緇絇繶純組綦繫於踵注冬皮屨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此皮弁之屨士冠禮曰素積白屨以魁柎之緇絇繶純純博寸綦屨係也所以拘止屨也綦讀如馬絆綦之綦

左氏桓二年傳帶裳幅舄疏白舄者皮弁之舄又曰白屨者皮弁之屨（白舄者皮弁之舄謂天子諸侯白屨者皮弁之屨謂卿大夫士也）

案㡛氏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

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蓋湅帛之法取其熟而白既塗之以蜃又揮之而沃之既盝之而又塗之如是者數周則熟而且白矣屨用皮葛皮葛無湅法故白屨用蜃但柎之而已㡃氏涅之以蜃注引鄭司農曰士冠禮素積白屨以魁柎之說曰魁蛤也周官亦有白盛之蜃蜃蛤也蓋以此文之魁釋彼文之蜃耳其實彼云涅之此云柎之義各有殊鄭注曰涅薄粉之令帛白蓋蜃粉與欄灰及水參相和則浸淫漸漬而善入粉必薄乃善入也云涅者浸潤之使易徹也若白屨則惟於皮葛之外塗柎取其厚與薄粉不同鄭以柎為注注當讀為袜韋之跗注謂

與皮葛相柎屬也又殁王會篇東越海蛤且甌文蜃注蜃大蛤魁亦訓大呂氏春秋勸學篇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注魁大也淮南子氾論訓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注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謂蜃體最大摩之卽可以耨也晉語韋昭注小曰蛤大曰蜃木草魁蛤爾雅魁陸皆以魁爲大者也鄭司農於㡛氏及地官掌蜃其白盛之蜃注皆引此經之魁釋蜃與此　康成注釋魁爲蜃蛤同蓋蛤粉本白魁蜃則蛤之尤大者爲尤白也取以柎屨其白厚當與常蛤殊匠人白盛注蜃灰也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墻以堊墻之物柎屨其光澤爲何如耶

一曰素積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

雜記公襲素積一疏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

案素積一者皮弁也服以冠名者皮弁爵弁之類是也以衣名者朝服元端之類是也以裳名者雜記素積纁裳是也

或曰素端

雜記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疏素端一者此第二稱也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爲衣裳也

案盧說非也若素端即是皮弁則不得與下皮弁一別爲一稱矣攷司服士服加以元端素端子羔之祿衣既

當元端則此素端即司服之素端明矣賀瑒云以素爲衣裳則以白絹爲衣裳也賀說爲勝

中衣用布朝服元端同

唐瑒之水素衣朱襮疏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又云少牢饋食之禮是大夫自祭家廟其服用朝服朝服以布爲之則中衣亦用布矣玉藻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服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中衣用布疏以帛裏布非禮也者若朝服用布中衣不得用帛也皮弁服朝服元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三衣用麻麻即十五升布故中衣并用布也又云而小祥裹裏熟帛中衣者吉凶異故也

天子視朝三公及諸侯在王朝服皮弁用狐白裘錦衣裼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紽疏若天子視朝及諸侯例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

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箋云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疏狐裘朝廷之服謂狐白裘也白狐皮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

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是鄭以錦衣之上有皮弁服也正以錦文太著上有衣衣象裘裘是狐白則上服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衣之白者唯皮弁服耳故言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明諸侯狐白亦皮弁服以無正文故言與疑之辭也玉藻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此箋云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引玉藻爲說以明爲裘之裼衣非裼上之正服也又云此言狐裘爲朝廷之服者謂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其歸在國則不服之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然則諸侯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而已於後不復服之知覲朔受聘服麑裘此美其受賜而歸故云錦衣狐裘耳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疏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又云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鄉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告廟之後則不服之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非諸侯則不以錦衣爲裼

素白虎通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則是狐白裘自諸侯以下皆不得服矣與禮經異制淮南子說山訓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似亦唯天子得狐白者說山訓又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呂氏春秋用衆篇亦同墨子親士篇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然則狐白之裘非一狐白之所能成故狐白之裘最貴漢書匡衡傳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又曰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棄其白然則狐白獨取腋毛爲之又管子輕重篇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又曰代人果去其本

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此皆謂白狐也得之尤不易非若狐腋下之白凡狐皆有特爲裘則須集衆腋耳晏子春秋諫上篇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其云坐堂側陛則路寢內朝也諸侯在本國燕朝得衣狐白此又未可以禮制拘也

諸侯在國視朔及受聘享服皮弁則素衣麑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紽疏若諸侯視朔君臣用麑裘知者鄭注論語云素衣麑裘諸侯視朔之服其臣則青豻褎緇衣爲裼

終南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傳錦衣采衣也狐裘朝廷之服

箋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裼之

疏若然鄭於坊記注在朝君臣同服士冠禮注云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論語云素衣麑裘云素衣諸侯視朔之服聘禮云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引論語曰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然則諸侯在國視朔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

檜羔裘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疏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朔之服則素衣麑裘無狐白裘矣

司裘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功裘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鄭司農云功裘卿大夫所服疏案玉藻君子狐青

裘豹褎麛裘青豻褎彼云君子鄭云君子大夫士也以其彼云豹褎青豻褎褎用雜故爲大夫士若君則用純又云鄭彼注引孔子素衣麑裘謂是君臣視朔之服

聘禮公側受宰玉裼降立注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論語曰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疏鄭一并引二文者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麛裘但君則麛裘還用麛褎臣則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褎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朝君臣同素衣爲裼故鄉黨云素衣麑裘彼一篇孔子行事鄭兼言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同用素裼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麛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是以鄭總云

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言或素衣者在國則君臣
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惟臣用緅衣爲裼也
素衣麑裘疏素衣麑裘則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
皆然故鄭元注此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
聘享亦素衣麑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
犴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如
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
玉藻君衣狐白裘疏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麑裘卿大夫士
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麑裘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
聘享亦素衣麛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麛裘青
犴褎絞衣以裼之又引論語云素衣麛裘皮弁時或素衣

如鄭此言則裼衣或紋或素不定也熊氏云君用紋臣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紋耳

案素衣麑裘皇侃義疏麑鹿子也鹿子色近白與素微相稱也謂國有凶荒君素服則羣臣從之故孔子魯臣亦服之也喪服則大鹿為裘也故檀弓云鹿裘橫長袪是也此凶荒之服既輕故裘用鹿子鹿子文勝於大鹿也玻羔裘之革疏諸侯視朔君臣用麑裘聘禮裼降立注引論語云素衣麑裘則麑裘用之聘朔皇氏以麑裘為凶荒之服惟較輕於大鹿之裘玻韓子五蠹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斵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然則麑裘

乃最下之裘皇氏以爲凶荒君所服之裘似亦有據竊以古今文質不同古以狐白麑裘爲上故天子以朝諸侯以朔韓子之世至以麑裘爲監門之服則世風之變也皇氏固不得據後世以疑周制也

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皮弁狐白裘素衣裼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疏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其裼蓋用素衣知者以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素錦爲裼故也

司裘季秋獻功裘疏案玉藻仍有狐白裘據天子之朝大夫已上所服亦入此功裘之中

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疏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爲裼也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注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

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皮弁麑裘

羔羊羔羊之革素絲五緎疏士則麛裘青豻褎以狐白之外惟麛裘素也

玉藻士不衣狐白注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疏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衣狐白熊氏云用麑裘素裼也

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注孔子曰素衣麛裘

案晏子春秋外篇景公賜晏子狐白之裘元豹之茈此字疑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晏子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於下不可以爲教云君服之上謂君以狐白裘爲上服也云嬰不得服之於下則是諸侯之大夫亦不得衣狐白矣與玉藻士不衣狐白異制晏子嘗云惟卿爲大夫此不受狐白之賜或自比於天子之士以示貶抑乎

蕭山湯應鯉校

興化　任大椿

朝服上

朝服爲釁廟禮成君聽反命之服

雜記反命於寢君南鄉於門内朝服注君朝服者不至廟也疏謂君受命之時南鄉於路寢門内南面而立身著朝服即大戴禮云元衣以不入廟故朝服

又爲大夫家祭筮日之服

少牢饋食禮筮旬有一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於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疏主人朝服者爲祭而筮還服祭服是以上篇特

牲筮亦服祭服元端以此而言天子諸侯爲祭卜筮亦服
祭服絫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
衮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是爲祭而卜還
服祭服則諸侯爲祭卜筮服祭服可知若爲他事卜筮則
異於此孝經注云卜筮冠皮弁衣素積百王同之不改易
士冠主人朝服注云尊蓍龜之道是也
又爲大夫家祭宗人請期之服
少牢饋食禮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
又爲大夫家祭視殺視濯之服
少牢饋食禮明日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之外東方南面
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擊豕宗人

告備乃退疏自此盡東榮論視殺視濯之事

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疏云自此盡革順論祭時將至布設舉鼎七載之事

又爲大夫家祭尸服

曾子問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疏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體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喪服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疏若大夫士之尸則服家祭之服

又爲諸侯大夫及天子之士正祭之服

葛覃服之無斁傳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疏大夫命婦成祭服者大夫助祭服元冕受之於君故大宗伯再命受服是也妻所成者自祭之服少牢禮朝服元冠緇布衣素裳韋昭云祭服元衣纁裳謂作元冕之服非也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元冠緇衣素裳也又云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爲祭服又爲朝服皆下兼上也

采蘩被之僮僮疏少牢注侈綃衣之袂追師注引少牢衣侈袂以爲侈祿衣之袂不同者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侈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見上祭元端其士妻綃衣大夫祭朝服其妻亦宜與士異故爲侈祿衣之袂也

司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疏云其餘皆元冠與士同者諸侯除孤用爵弁之外卿大夫等皆用元冠與士同故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又云天子之士亦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

少牢饋食禮主人朝服即位於阼階東西面注爲將祭也

王制一命卷疏若其自祭則皆降爲諸侯士則元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

玉藻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疏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謂天子之士也祭用朝

服與諸侯大夫同

深衣目錄士祭以朝服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注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而祭其祖禰

案經傳言祭服者多據冕弁服周禮內宰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祭義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祭服謂冕服也士喪禮祭服次散衣次喪大記小斂之衣祭服不倒謂爵弁皮弁也諸經傳言祭服大類如此魯語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祭服朝服對舉則祭服非朝服可知故月令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注此謂祭服也下文曰衣服有量注此謂朝燕及他服郊

特牲注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此皆祭服與朝服對舉則祭服非朝服之通例故國語韋昭注釋命婦成祭服謂祭服爲元衣纁裳則大夫助祭之服即元冕也釋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則曰既成祭服又加之以朝服也蓋列士助祭之服爵弁亦元衣纁裳士之妻既織此爵弁服而又加之以朝服加之二字蒙上成祭服爲文謂士妻不僅如大夫命婦成祭服而已是祭服朝服二文對舉顯爲二服而孔氏葛覃疏乃謂大夫以朝服自祭故國語云命婦成祭服乃成朝服非元冕竟不知此文下明云加之以朝服正以異祭服於朝服也孔氏徒以大夫助祭冕服士助祭爵弁服皆

當受之於公家其妻不應自織故强指祭服爲朝服今攷典絲凡上之賜予亦如之注王以絲物賜人又曰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注以給衣服冕旒疏云以給衣服者經云共據王而言注云給據臣而言鄭欲見尊卑皆授絲物也然則冕弁受於公家亦僅受絲物於公家而自織之以成祭服非必公家制成祭服而授之也又月令乃收繭稅注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皆稅其蠶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據此則命夫之

受祭服乃僅受繭於公仍須自織可知也

又爲士家祭賓及兄弟之服

特牲饋食禮夙興主人服如初注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

記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韠注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元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禰故服之緇韠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

案記云其服皆朝服元端緇帶緇韠注云皆者謂賓及兄弟主人服如初則固元端敖繼公謂皆之一字兼主

人言之則士祭亦朝服與大夫同今攷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此士祭如衣朝服當如士冠禮緇帶素韠今不云素韠而云緇韠則知非主人之服矣疏云大夫之臣朝服素韠此緇韠故云下大夫之臣蓋此經主人大夫之臣也賓及兄弟不敢同於大夫之臣故降而緇韠繼公謂皆朝服文統主人蓋未求緇韠二字之義耳蓋記補經文之未具此經於筮日云主人冠端元於正祭日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主人祭服元端經有明文矣其餘助祭經無明文記云皆朝服者專據經文無明文者言之也

又爲酺禜社之服

周禮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注吉服者祭服也疏黨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酺黨祭禜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

又爲禓祭之服

郊特牲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注禓強鬼也疏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孔注儺驅逐疫鬼也恐驚先祖故朝服立廟之阼階也皇侃義疏春是一年之始彌畏災害故命國民家家悉儺八月儺陽陽是君法臣民不可儺君故稱天子乃儺也十二月儺雖是陰既非一年之急故民亦不得同儺也今云鄉人儺是三月也又云阼階

東階主人之階也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侍先祖爲孝之心也朝服者元冠緇布衣素積裳是卿大夫之祭服也

月令命有司大難疏云今鄭注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

案匡謬正俗云鄉人禓孔子朝服立於阼階鄭元注云禓强鬼也謂時儺索室驅疫逐强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而徐仙音禓爲儺今讀遂不可言禓亦失之也攷郊特牲注既云禓强鬼也則禓自爲强鬼之名論語鄉人儺注云毆逐疫鬼卽月令所謂儺陰氣也則儺自爲攘

祭之名郊特牲言鄉人禓言於儺時驅逐疫鬼又兼毆
逐禓鬼故卽以禓名祭也說文禓道上祭也攷急就篇
謁禓塞禱鬼神寵顏師古注禓道上之祭也王伯厚補
註一曰道神周禮注行祭載之道中如今祭殤司巫注
祝巫下禓音傷郊特牲鄉人禓注禓强鬼據伯厚此注
則郊特牲所云禓强鬼與說文所云禓道上祭同蓋毆
逐强鬼而祭之於道上也九歌國殤王逸注謂死於國
事者又引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殤與禓通鬼無
主則爲厲故曰强鬼國殤之辭曰帶長劒兮挾秦弓首
身離兮心不懲蓋言其厲也鄉人禓此强鬼凶厲之氣
隨感而發恐其震驚先祖而朝服臨廟固其宜也鄉黨

之儺主於儺陰氣張平子東京賦煌火馳而星流逐赤
疫於四裔注引續漢書曰儺持火炬送疫出端門外騶
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云出端門棄洛
水則亦儺之於道上矣與郊特牲之禓名義雖殊而敺
強鬼與敺疫鬼則一也郊特牲但云存室神不云於寢
於廟孔論語注則云立於廟之阼階蓋廟有寢室先祖
之神在寢室中故云存室神也室神猶云廟神也月令
季冬命有司大難疏言大者以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
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然則季冬之儺
始得及鄉人此朝服而於阼階當爲季冬之儺士入廟
元端大夫入廟朝服孔子爲少司寇故得以大夫之服

入廟也

又爲士冠筮日筮賓之服

士冠禮筮於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於門東西面注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又云筮必朝服尊蓍龜之道疏入廟常服元端今此筮亦在廟不服元端故云尊蓍龜之道

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東面北上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

又爲士冠宿賓及夕爲期之服

士冠禮乃宿賓賓如主人服注主人朝服疏云主人朝服者見上文筮日時朝服至此無改服之文則知皆朝服

厥明夕爲期於廟門之外主人立於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於西方東面北上注宿服朝服疏以其宿服如筮日之服筮日朝服轉相如故知是朝服也

又爲諸侯視朝之服

葛覃服之無斁傳士妻朝服疏士妻朝服者作朝於君服亦元冠緇衣素裳也

緇衣緇衣之宜兮疏此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

蜉蝣麻衣如雪箋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

屨人疏冠弁服則諸侯視朔之服是以燕禮記云燕朝服

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

之宜兮疏士冠禮云元冠朝服注云天子與其臣元冕以

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

視朝是也引詩國風曰者是鄭緇衣之詩引之證鄭伯是

諸侯服緇衣爲朝服之義也

司常道車載旞疏案巾車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所以行

道故謂象路爲道車是以士冠禮及郊特牲皆云牟追夏

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委貌周道是與在朝服乘者皆從

道

司士王入內朝注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疏王日視朝皮弁服者司服職文對諸侯視朝朝服則元冠緇布衣素裳緇帶素韠也

士冠禮目錄注人元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

王制一命卷疏諸侯卿大夫士以元冠緇衣素裳爲朝服

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諸侯與羣臣也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雜記公襲朝服一疏朝服一者公日視朝之服也

左氏昭十年傳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注端委朝服

疏端委是在公之服故云朝服鄭元云諸侯與其臣皮弁

以視朔朝服以視朝其朝服元冠緇布衣素積以爲裳也

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

敢服注諸侯朝朝服夕深衣

穀梁僖三年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

皆諭乎桓公之志疏桓公會諸侯因使諸侯朝巳故服朝

服也

穀梁哀十三年傳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

注襲衣冠端元端疏元端者謂元端衣而端幅制之卽諸

侯視朝之服也諸侯視朝之服緇布衣素積裳緇元一也

案諸侯覲朝之服曰朝服后夫人以下侍君之服亦曰朝服內則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尙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注朝服展衣亦以其服是以朝君也說苑正諫篇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裯衽右朝服皆是也

又案越絕書越王句踐衣服純素不爲不元爲元朝服也朝服不爲元而純素變服也戰國策素服而聽注兵敗以喪禮自居也淮南子人閒訓晉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逸周書大匡解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麻衣白布衣也元黃曰采朝中無采衣則

因國荒變服也越王之不衵元盡釋緇衣而素端矣

又案侯國以緇衣爲朝服常制也惟玆玉藻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注亦僭宋王者之後則宋之朝服以縞又王制縞衣而養老疏宋旣朝服以縞杞當朝服以元玆夏尙黑元衣則衣裳皆元也（王制注夏而改之尙黑而黑衣裳）是皆非侯國朝服常制然爲王者之後則變而合乎禮矣

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强於政治又說苑君道篇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師經之侍文侯當在燕朝之地撞中文侯之旒則冕服也非朝服也又淮南子主術訓楚文王

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又亢倉子兵道篇景主一拜再舉斂黼袿端珪抑首而坐又說苑善說篇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小人之服也不衣布而衣韋則失制之甚者也蓋當時朝服制度列國不同上既易制下亦相襲矣又攷漢魏以後朝服多用絳紗袍其制蓋有所自昉韓非外儲說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請自解紫衣而朝然則齊之朝服先是皆用紫衣紫衣則絳袍之類也又墨子公孟篇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云絳衣又云博袍則即

通天冠絳紗袍矣凡此皆侯國易制猶尙靡飾而漢晉遂以爲王朝之服蓋亦習尙之相襲也

又爲卿大夫莫夕於朝之服

士冠禮疏若卿大夫莫夕於君當亦朝服矣

玉藻朝元端疏若大夫莫夕蓋亦朝服

又爲王朝卿士退朝治事之服

緇衣緇衣之宜兮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疏美武公善爲司徒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旦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政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

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

又爲天子諸侯養老及宴羣臣之服

褕燕褻燕褻逍遙疏逍遙翺翔是遊戲晏樂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禮與羣臣燕也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燕褻可矣今用以遊燕故大夫刺之遊燕之服於禮無文不過用元端深衣而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燕褻也

頍弁有頍者弁疏王制云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周人脩而兼用之元衣素裳其冠委貌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如彼注則天子之燕用元衣此言皮弁者蓋天子燕服有二燕羣臣

用元冠親同姓用皮弁也

燕禮記燕朝服於寢注謂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疏知燕於寢者以其饗在廟明燕在寢私處可知也引漢法欲見與古異者周時元冠服則緇布衣今衣皮弁服是其異也

王制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注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又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疏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元衣素

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
元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
案通典載北齊制仲春令辰陳養老禮皇帝進賢冠元
紗袍攷王制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
人元衣而養老注周人修而兼用之元衣素裳通典所
云進賢冠古之元冠也元紗袍近於緇衣時不用素裳
與兼用元縞之義未合然朝服遺制猶存彷彿
又爲公食大夫公及賓之服
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卽位於大門外如聘注於是朝服則
初時元端如聘亦入於次俟疏云於是朝服則初時元端
者初時謂賓發館時服元端若鄉射主人朝服乃速賓鄉

注云射賓輕也戒時元端以此言之前賓在館拜所戒大夫即元端賓遂從大夫至君大門外入次乃去元端著朝服出次即位也云如聘亦入於次俟者案聘禮賓皮弁聘至於朝賓入於次注云入於次者俟辨則此入次亦俟主人辦也若然聘禮重賓發館即皮弁此食禮輕及大門乃

朝服

公如賓服迎賓于大門內

左氏襄十四年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朝服而朝疏諸侯每日視朝其君與臣皆服元冠緇布衣素積以爲宴禮通謂此爲朝服宴食雖非大禮要是以禮見君故服朝服公食大夫之禮賓朝服則臣於君雖非朝禮食亦當

服朝服也

又爲公食大夫賓拜賜之服

公食大夫禮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

又爲公食大夫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及賓受賜拜賜之服

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賓朝服以受如受饔禮又云明日賓朝服以拜賜於朝

又爲大夫相食不親食致侑幣之禮

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又云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

以侑幣致之注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

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

又爲諸侯常食之服

王制一命卷疏諸侯亦以朝服食夕則深衣故玉藻云朝服以食夕深衣祭牢肉

玉藻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疏此經云朝服以食謂釋服之後將食之時又者又如朝時服朝服以食

又爲諸侯燕射之服

射義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疏天子燕射則在寢以諸侯燕於小寢天子路寢之朝謂之燕朝者故知天子諸侯燕射在寢故鄉射記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鄭注云謂燕射也其服則元冠緇衣素裳也諸侯以爲朝服燕禮云燕

朝服於殯
又爲諸侯在國賓射之服
射義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䟽其諸侯賓射者在國則
亦在朝與天子同
案諸侯在朝與天子在朝均服朝服天子在朝皮弁服
諸侯在朝則緇衣素裳矣
又爲鄉飲酒戒賓速賓之服
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注鄉鄉人謂
鄉大夫也朝服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
之禮元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
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䟽鄉飲酒戒速俱不言服知皆

朝服者下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是也

又為鄉飲酒賓主人之服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

又為鄉飲酒賓主人拜賜拜辱之服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主人如賓服以拜辱

又為鄉射速賓之服

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迎注今郡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為異疏此主人與賓俱朝服案鄉飲酒賓主俱不言服者以彼賓禮重故戒與速賓俱朝服故不言此習射禮輕是故戒時元端召時乃朝服故須言之也

又為鄉射賓主人之服

案鄉射禮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彼鄉飲酒禮云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服也此拜賜之服與彼同彼拜賜之服卽用昨日飲酒之服則此拜賜之服亦用昨日之射服可知然則射服亦朝服矣

又案獨斷曰鄉射行禮公卿冠委貌衣元端晉輿服志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與獨斷同皆沿鄉射朝服之遺制

又為鄉射賓主人拜賜拜辱之服

鄉射禮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主人不見如賓服遂

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

又爲士負世子之服

內則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

又爲君名世子之服

內則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案賈誼新書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閒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此文與內則君名世子儀節略同惟是內則舉諸侯之制朝服緇布衣素裳新書舉天子之制則所稱朝服其爲皮弁服

平

又爲命使於君之服

曲禮君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疏敬君故朝服命使也然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

又爲乘路馬之服

曲禮乘路馬必朝服注路馬君之馬疏乘路馬必朝服者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乘之猶不可慢故必朝服而自御乘之也

又爲僕右之服

坊記子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注僕右恆朝服疏僕右恆朝服者謂僕及車右身衣

朝服又云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狠裘故玉藻云君之右
虎裘厥左狠裘是也
又爲聘禮使者夕幣之服
聘禮及期夕幣使者朝服帥衆介夕
又爲聘禮君展幣之服
聘禮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
又爲聘禮賓及介釋幣于禰之服
聘禮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禰注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
上介釋幣亦如之
又爲聘禮君進使者授圭璧之服
聘禮使者載旜帥以受命於朝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

北上君使卿進使者又云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

又爲聘禮肆儀之服

聘禮未入竟壹肄又云朝服無主無執也

又爲聘禮入竟展幣之服

聘禮入竟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於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

又爲聘禮請事請行郊勞之服

聘禮賓至於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注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疏知皆朝服者以卿

勞禮賓偁朝服明以外士大夫輕者朝服可知也故舉後
以明前也
又爲聘禮宰夫設飧之服
聘禮宰夫朝服設飧
又爲聘禮賓辭受饔餼之服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上介請事賓朝服禮辭注
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疏賓皮弁迎大夫是受之
用皮弁爲尊服明此著朝服朝服卑於皮弁是示不受言
示不受終受之也
又爲聘禮宰夫致士介餼及士介受餼之服
聘禮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注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略之疏云朝服無束帛亦略之者決上賓與上介皮弁韋弁有束帛故以爲略之也

又爲聘禮問卿賓主人之服

聘禮賓朝服問卿注不皮弁別於主君疏對上文行聘享私覿皆皮弁此朝服降一等故鄭注云別於主君

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

又爲聘禮上介問下大夫之服

聘禮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

又爲聘禮不親食使大夫致侑幣之服

聘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

又爲聘禮卿歸及郊請反命之服

聘禮使者歸及郊請反命朝服載旜注行時稅舍於此郊介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

又爲聘禮卿有私喪反命之服

聘禮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注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吉時道路深衣疏云君納之乃朝服者以其行聘之時猶不以凶服於君之吉使而服吉服知此反命時亦不以凶服於君之吉使而服朝服如吉時反命矣云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案雜記云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

哭而歸亦云他如奔喪之禮明此亦出公門釋朝服而歸但彼祭服不可著出故門內釋服此朝服可以著出門乃釋服爲異也

又爲天子田獵之服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又云謂王服此以田疏言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四時則當戎服是以月令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云厲飾謂戎服尙威武也以此觀之習五戎司徒誓之不戎服著冠弁可知

王制一命叅疏司農又云凡甸冠弁服注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素積以爲裳

左氏襄十四年傳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疏云是諸侯之禮皮冠以田獵周禮司服云凡甸冠弁服鄭元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也其服緇布衣素積以爲裳是服諸侯視朝之服也彼天子之禮故以諸侯朝服而田異於此也

又爲君視疾有疾者見君之服

論語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苞氏曰夫子疾也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也不敢不衣朝服見君也皇侃義疏加覆也朝服謂健時從君日視朝之服也拖猶牽也紳大帶也孔子既病不能復著衣而見君不宜私服故加朝服覆於體上而牽引大帶於心下至是如健時著衣之爲

案有疾者齊元端見君則朝服以元端非朝君之服故易元端而朝服耳鄉黨雖爲孔子言之卽爲君視疾凡見君者言之也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疏今謂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嚮南牖下東首此文疾君視之東首皇侃義疏與喪大記大意同則東首南牖之制本禮之常不第爲孔子言之卽知朝服拖紳亦必爲禮之常不第爲孔子言之也或當時有不及禮者惟孔子能存之耳漢書龔勝傳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拕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然則勝亦猶行古之通禮耳非敢特擬孔子也

又爲養親疾之服

既夕記男女改服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深衣以喪大記男女改服注庶人深衣則此主人當爲庶人之誤

主人啼兄弟哭注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疏引檀弓者證服深衣易去朝服之事也

檀弓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疏養疾者朝服羔裘元冠卽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

喪大記男女改服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庶人深衣

疏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齊案文王世子云則世子親齊元

而養至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元冠即朝服也

問喪親始死雞斯注親始死去冠疏檀弓云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是去冠也

案檀弓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不云朝服而云羔裘元冠者明有不羔裘元冠者喪大記男女改服注曰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蓋自士以上羔裘元冠者也庶人則深衣者也其羔裘元冠者則易爲深衣旣夕禮注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是也其本服深衣者則不易經文於羔裘元冠下加一者字特以別於深衣者之不易爾又案文王世子若內豎言病則世子親

齊元而養注養疾者齊元元冠元端也疏鄭玉藻注云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冠禮上士元端元裳中士元端黃裳下士元端雜裳又既夕禮養者皆齊據此則養疾之服乃用齊服齊服大夫士皆元端非朝服也檀弓疏又云養疾者朝服前後似相刺謬攷喪大記男女改服注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疏謂養疾者齊元至病困易之以朝服然則親始疾以元端養至疾困易之以朝服則別為賓客來問疾非齊而養之服也檀弓疏不舉養疾者初服元端一節但云養疾者朝服節次未明遂與文王世子疏不合參之以喪大記疏則其義始明

又爲將死者新加之服

既夕記徹褻衣加新衣疏加新衣者謂更加新朝服喪大記亦云徹褻衣加新衣注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

案既夕禮記徹褻衣加新衣敖繼公云衣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不加上衣者爲其後有襲斂等事皆用上衣故於此略之今攷喪大記注曰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上云徹褻衣則下所云加者非褻衣明矣下云新衣則上所云褻衣非新衣明矣故云互言又攷荀子禮論篇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

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旣夕禮注云加朝服明其終於正與荀子此義正同繼公謂所加之新衣非上服則是以褻服終豈愼終之義乎士喪禮襲衣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褖衣卽元端不以元端而以褖衣者蓋襲有褻衣袍繭之屬袍繭連衣裳褖衣亦連衣裳故以褖衣表袍繭惡其褻也檀弓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夫婦人小斂尙不陳褻衣丈夫屬纊乃不服上服安得爲禮喪大記袍必有表謂袍繭褻衣也有表衣則不褻矣送死專用褻服無上服豈必有表之義乎繼公謂其後有襲斂等事皆用上服故於此略之

不知將死有死衣既死有襲衣既襲有斂衣各自爲節皆以上服爲正小斂十九稱其爲上服多矣然不得以小斂而略襲服也大斂君陳衣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其爲上服多矣然不得以大斂而略小斂也則惡得以斂襲多上服而謂始死可服褻服耶又攷既夕禮記疏云司服士之齊戒服元端則疾者與養疾者皆齊明服元端矣夫寢且服元端而送終反服褻服重所輕而輕所重無是理也又攷魏王肅謂禮雖無容衣之制宜依尸服卒者之上服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漢氏西京故事月遊衣冠則容衣也言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夫容衣特廞衣服耳未若死衣關愼終

亘與也容衣尙不可褻況死衣乎列女傳魯黔婁先生之死曾子與門人往弔焉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縕袍無表覆以布被首足不盡斂所云縕袍卽士喪禮注之袍繭既夕禮之褻衣也縕袍無表則無上服矣黔婁以褻衣爲死衣固因貧不能具服亦以深衣爲居士之本服異於士也後漢書趙岐傳岐敕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岐終太常而死衣白布單衣同於黔婁之縕袍不服上服岐之變禮也繼公以加新衣爲服褻衣豈士禮哉

又爲始死復者之服

士喪禮復者一人疏不言所著衣服者案喪大記小臣朝

服下記亦云復者朝服則尊卑皆朝服可知
既夕記復者朝服注衣朝服服未可以變
喪大記小臣復復者朝服注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
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
又爲宰受含之服
雜記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向坐取璧降自西階
以東注朝服告鄰國之禮也疏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
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
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下云宰舉璧與
圭注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
又爲公之襲服

雜記公襲卷衣一元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元冕一褒衣一疏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案家語孔子之喪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攷雜記公九稱朝服一此所云十一稱則已具公九稱之服矣云加朝服一蓋於朝服一之外又加其一朝服之有二猶公襲爵弁之有二也惟攷雜記注云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歟孔子大夫當五稱而家語乃稱十一稱過於上公擬於天子殊屬不經又稱冠章甫之冠不知襲服但襲其衣不襲其冠孔子之襲安得冠章甫之冠此條所言大率不經然則所云加朝服一者亦

未足據也

又爲公之襚服

雜記自西階受朝服

又爲小斂前後弔者之服

檀弓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注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疏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與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

喪大記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

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旣小斂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疏若未小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加武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旣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于武帶絰者帶謂要帶絰謂首絰緦之絰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絰也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又云知朝服者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是也小斂之後不用弔則小斂之前可以弔熊氏又云小斂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爾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絰於元冠之上若大夫士無

朋友之恩皆元冠朝服襲裘而已

案弔服凡四變始死及小斂以前朝服元冠裼裘小斂則改襲裘而絰帶其辭具見檀弓至大斂以後變朝服爲皮弁服變元冠爲弁絰或皮弁若成服以後則變皮弁服而衰麻矣士喪禮注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是也喪大記疏引熊氏之說最爲確當司服凡弔事弁絰服雜記凡弁絰其衰侈袂注弁絰服者弔服也均據大斂以後言之也論語羔裘元冠不以弔亦據大斂以後言之也其實小斂以前則不弁絰而元冠朝服實喪服記疏天子常弁絰諸侯卿大夫當事大斂小斂及殯時乃弁絰弁以弁絰爲小斂時弔服誤矣喪大記

君大夫士小斂之節云弔者襲裘加武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又云武吉冠之卷也吉冠則元冠此弔者統舉大夫士當小斂而元冠朝服通大夫士一也賈喪服記疏謂諸侯卿大夫小斂弁絰旣與喪大記絰注不合又檀弓主人旣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所謂襲裘襲朝服之裘也所謂絰加絰於元冠也非弁絰也以絰加素爵弁曰弁絰如喪服記疏謂小斂已當弁絰則子游於小斂時元冠加絰不弁絰卽爲非禮曾子又安得云夫夫是也舉此二條可證賈疏之誤至王肅家語載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

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據此始死弔即不得羔裘元冠與喪大記及檀弓皆迕今攷檀弓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注旣云養疾者朝服則羔裘元冠專據養疾者甚明蓋士養疾朝服親始死即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王肅不會此義據文引入家語爲始死弔服不得元冠之證誤矣

又爲下大夫及士筮宅占者之服

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

疏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也又云占者朝服者卜重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者朝服

又爲既夕道車所載之服

既夕禮記道車載朝服注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也元衣素裳疏案鄉黨云緇衣羔裘是孔子所服鄭注云諸侯視朝之服是君臣同服故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士之道車而用朝君之服不用私朝元端服者乘車旣載孤卿之旜故道車亦載朝君之服攝盛也云元衣素裳者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不云衣衣象冠色則不云裳裳象韠色可知故云元衣素裳也

又爲大祥筮日筮尸視濯之服

喪服小記大祥吉服而筮尸注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疏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預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惟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服祥可知也又云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下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惟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閒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又爲大祥夕期及祥祭之服

素冠庶見素衣兮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王制一命卷疏又大祥之祭服朝服故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又云其大夫士衆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其大祥朝服及既祥麻衣並與諸侯同天子祥禫其服無文或亦與諸侯無異

喪服小記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疏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疏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元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

也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注爲期

爲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卽吉正祭

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

縞冠未純吉也疏始卽吉正祭服也者以其往前居喪今

將除服故云始卽吉於練祭之時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

著祭服故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

夫朝服而祭故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案上雜記端衰

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幷禫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

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

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

者以純吉朝服元冠今著縞衣故云未純吉

案逸周書器服解縞冠素紕元冠組武卷組纓縞冠素紕祥祭朝服之冠也縞冠與元冠並陳蓋於吉凶二服必詳且愼

又爲既祥受贈賵之服

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疏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會來已弔祥後爲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雜記經文本爲重來者故縞冠徧將軍

文子之子始來者故練冠

雜記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疏知此以喪事贈賵來者若其由未來今始弔者雖禫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衞將軍文子之子是也練重於此禫祭之前主人尙吉而受禮明此來者是於前先已來今重至故主人著縞冠輕於練冠也云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衞將軍文子之爲之者證其來雖在後其實事不同衞將軍文子之子是除喪服之後始來弔此據於先已來弔之後始來贈賵也

又爲踰月吉祭之服

雜記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注旣祭乃服禫服朝服縓冠踰月吉祭乃元冠朝服

朝服重於元端

雜記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疏爵弁受於內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元端受於堂旣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

朝服一曰元衣

王制元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疏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元故爲元衣素裳

一曰緇衣

緇衣緇衣之宜兮疏卽士冠禮所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

素韠是也

檜羔裘羔裘逍遙疏朝服衣色元元卽緇色之小別

禮記緇衣好賢如緇衣疏緇衣者諸侯朝服故論語曰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

案緇衣一曰黑衣戰國趙策願令補黑衣之數史記趙世家願得補黑衣之缺論衡謝短篇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一曰皁衣蔡邕獨斷公卿侍中尚書衣皁而朝曰朝臣又曰先帝故事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皁帛越巾刀珮帶又漢書蕭望之傳備皁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谷永傳擢之皁衣之吏厠之爭臣之末儒林梁邱賀傳夜元服入廟

居郎閒師古曰郎皆皁衣故章元服以厠也後漢鍾離意傳賜尙書以下帷被皁袍彼廣雅皁元緇黑也又曰緇謂之皁漢人以緇衣爲皁衣名實嚴核

又案戰國楚策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說苑臣術篇晏子衣緇布之衣帛與布雖異質而其爲緇衣則一也朝服不用緇布而用緇帛蓋國策疏於禮典故所傳或異

一曰元端

士冠禮乃易服服元冠元端疏以其俱正幅故朝服亦得端名然六冕皆正幅故亦名端是以樂記云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又論語曰端章甫鄭云端元端諸侯視朝之服

則元端以朝得爲名爲元端也

特牲禮及箋曰主人冠端元疏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元端也諸侯日視朝之服以端是正幅非直朝服稱端六冕亦有端稱故禮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是冕服正幅亦名端也

王制一名卷疏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論元端者皆其制與士同

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疏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

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得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
論語端章甫鄭元注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
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皇侃義疏章甫殷冠也然周家
諸侯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
視朝者容是周末禮亂者也
案左氏昭元年傳劉定公曰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
臨諸侯昭十年傳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哀七年
傳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周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晉語
端委韠帶以隨宰人魯語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韋昭
注諸侯之士元端委貌晏子春秋雜上篇景公飲酒夜
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元端立於門說苑

正諫篇亦同此皆朝服也而以端稱則朝服元端同制也荀子不苟篇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楊倞注端元端朝服也亦以元端爲朝服論語云端章甫鄭元注曰視朝之服則明以元端爲緇布素裳之朝服皇侃謂元端視朝爲周末禮亂不知元端爲朝服通名鄭注云元端視朝猶云朝服視朝也皇侃誤會鄭注故以爲周末禮亂耳惟是宗廟助祭大夫冕士弁無以朝服者會同擯相服皮弁亦不以朝服此言宗廟會同元端朝服與禮似有未合子華亦舉其略耳

一曰鄉服

鄉飲酒禮明日賓鄉服以拜賜注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

酒之朝服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

弁服釋例卷六

蕭山湯應鯉校